# 左傳經世鈔

#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屛樂君參訂

## 邢狄伐衛

冬。邢人邢今北直順德府治是又遷于夷儀今東昌府附郭聊城縣有夷儀聚狄人伐衛。圍菟圃。衛地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燬衛文公名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杜衛邑林益文公以讓國激怒國人而後陳師禦狄于訾婁之邑狄師還。杜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注：卜祭山川以祈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彭家屛曰歲旱民饑則國君減膳弛侯恐懼修省以感名天和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興師伐國暴衆于外而能致雨之理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可爲訓也

秦晉遷戎于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杜]周大夫適伊川[杜]周地伊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林]衣冠之禮先亡知其必為夷狄也○彭士望云晉任放誕亦有戎禍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為周患

魏禧曰人無禮則與禽獸無別凡風俗之端禍亂之始也故君子愼之後世風俗之壞必先於士大夫而齊民效之浸至亡國喪君子孫屠戮者不一而足矣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杜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按十一年子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杜詩小雅言王者先協和親近則昏姻甚相周旋孔甚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鄭之入滑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廢緱縣是滑人聽命。杜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杜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杜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杜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林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林文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林武王於周為昭昭生穆故曰武之穆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郕今東平州汶上縣北二十里郕國城是毛聃皆在河南府境內郜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郜國城雍今懷慶府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有畢原原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原鄉是酆今鄠縣東境郇亦曰荀今蒲州猗氏縣邘今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有邘城應今汝州東南廢父城縣是韓今同

州韓城縣是凡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蔣今北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期思城是茅今兗州府金鄉縣東舊有茅鄉胙今衛輝府胙城縣後為南燕者是祭今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餘見前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鄂鄂然華外發貌韡韡光明貌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呼歷反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魚巾反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

惠之勳。[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杜]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杜]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杜]鄭居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去周最近所當親暱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杜]前

有于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杜】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八字悽然使人不敢輕於受恩而市井之情窮出如畫狄固貪惏。力南反【杜】殺人而取其財曰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八字說盡古今婦人情狀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杜】王子帶食邑於甘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子帶怙惡不悛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杜】誅大叔

恐違惠后志○東周之衰多有此種似是而非之理明惠宗于燕亦如是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杜]周地國人納之。[林]國人納襄王於周不聽王出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杜]原毛皆采邑[林]四子周大夫皆襄王黨王出適鄭。仍適鄭亦奇處于氾。凡[杜]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伯與孔將鉏、仕居反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視器用仍有祭足勞王家風此却合理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呂祖謙曰襄王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所以周人

痛悔之也
凌稚隆曰按富子論兄弟之常可爾乃大叔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罪灻毋赦彼其得容於齊以逃生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而富子不察區區憂兄弟之不協爲謀而召之歸卒致其罪必不可容而竟不免於灻則曷若苟全之於外之爲愈乎君子謂斯人知姑息之愛未知國之大體也
魏禧曰鄭伯悍然敢於執王使無君已甚王之伐之固宜富辰之諫所以篤兄弟之理獨不思正君臣之

義乎但王以狄伐鄭則大失耳若以鄭伯之罪告之晉侯聲之天下鄭伯必懼而請服何至召狄兵以速禍卒使富辰有先見之明哉○凡諫人者既破其所惑又當使其人有以自處若無以處之而徒執理以難人各有情豈能從我　如趙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言財用耶律楚材之諫空江南為牧地皆千古進諫經國之實用高手也○余嘗謂周衰其君臣之賢能者只靠典禮辭命為自全之計此外實事不能一毫有所作為於此益見詳周論

魏世傚曰鄭强大又有納王之功而無報反爲衛請滑其執二子雖鄭之不臣實自王室開之也富辰不諫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而諫於鄭執二子王怒之後亦晚矣

## 魯敗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杜】邾以取須句之役怨魯故出師伐魯○邾今鄒縣須句今東平州兗州府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敕邁反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杜】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杜】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彭家屏曰屈瑕之伐羅也不設備而有荒谷之縊鲁僖之禦邾也不設備而有魚門之縣盖兵者心戰輕敵則心不固矣所以殺將喪師如出一轍君子不得已而有軍旅之事則臨事而懼爲要道也

宋敗于泓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于楚眞作妄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杜】盂宋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堪字妙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薄地名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林】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猶未已○故曰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格言

鍾士望云又愚又詐又迂又貪真絕物也

又云君子

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杜莊公之孫公孫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凌稚隆云宋將獲罪不可赦宥也○按杜作赦楚而以弗可為句非是弗聽。丘維屏曰公孫固不即當月事勢言其敗處徒言天運豈足以止兵○禧按襄公之擧全要興宋固語是破其大主意與子魚語谷為補救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水名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杜未盡渡司馬杜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林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妙

[illegible]也說

二字一古字皆飾非恥敗之具

又云掃假人須如此畫情痛快丘維屛曰宋襄四語子魚分合錯綜論之是非得當日語氣如此最古最有生氣處

毛。[杜]頭白有二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杜]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鼓以進兵故不鼓以擊不成列之人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其京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耉。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言當擊未濟聲盛致志。鼓儳仕銜反可也。言當擊未成列〇[林]乘敵人之儳巖未成阻而鼓之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凌稚隆曰愚按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夫康時身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纘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矣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氏周齊桓晉文為五霸其言本於應劭氏而說者謬謂五霸盡於周廼以宋襄秦穆楚莊厠於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上及於尊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曰齊桓

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而孟子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則五霸之為三代時諸侯何疑哉雖然桓文而外則三君矣秦穆最賢楚莊次之若宋襄者抑又下矣魏禧曰襄公用國君于社而不鼓不成列開後世眞假道學一輩若王莽其嫡裔也公羊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此眞眯目風心之談○子魚有德有識有力有才有膽而不見用宋襄眞下愚哉

夷吾忌克流于子圉益甚

狐突不召二子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杜)子圉 命無從亡人(杜)重耳 期期而不至無赦(杜)約朞月不歸殺之 狐突之子毛及偃(杜)子犯 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杜)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辟罪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觀此則管仲之不當事桓而召忽之死為義明矣出奔之日若管不從糾則與毛偃同也 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杜〕康誥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魏禧曰凜凜正論後世若王陵趙苞之母其知此義矣觀欒共叔於父則知為子之道觀狐突於子則知為父之道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可為萬世法也

彭家屏曰重耳非世子與晉之諸公子同狐突之子雖名在重耳非有君臣之分也且懷公已主晉國狐突既為之臣亦無父子異主之理雖名之歸晉亦何

不可之有而狐突不名者盖明知懷公之不可而欲使其子有所託也此突之智也然則突亦不得為懷之純臣也歟

魏禧曰左傳惟此篇用數十公子字中寫公子與狄處驕而易怨處好色處順地安樂處易恐懼處無經絡處一一是公子行徑寫得生動綽落史記信陵君傳用數十

重耳出亡復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可見重耳得人若夸吾雖盟不能守矣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保猶恃也林享其生祿謂受養生之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杜報也○前傳云乃徇曰校者吾仇也情事語尤妙不同世之為子而與父母較財產者可以知矣○彭士望云此得士之本罪莫大焉。吾其奔也。見解自是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杜魏犨司空季子杜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一說或有後先故逸之○此是文公出亡第一事傳者急記於此狄人伐廧卽牆字咎古刀反如杜廧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危上

公子文之生動亦如此此二篇若用別樣稱呼文章便減却神采也乃知古人作文一毫不苟只是色色稱此一篇文章而已



聲季隗。此亦孫伯符周公瑾之二喬也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直由反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徒本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杜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貞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杜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英雄之氣雖極坚忍必有露本色不可過處○彭云疎淺子犯曰、天賜也。杜得土有國之祥○彭云妙解○陶圭甫曰子犯此語豈眞謂此一塊上天賜不可失耶益恐其壯心消冷故為是言以鼓舞之此英雄之妙用也稽首、受而載之、彭云敎之動忍又云看子犯煨煉重耳處妙有鼓舞絕不乑滞國語便落術士

姜氏是大義俠女子文公復國當與狐趙爲不祧之功後來見迎復何耶豈姜死而無傳與不然文公寡

口氣儒生習氣

及齊齊桓公妻之[林]以宗女姜氏妻重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林]不復有四方之志○彭云處狄十二年又安於齊英雄惟女色可玩周瑜亦欲以此豢昭烈

從者以爲不可沛公安咸陽宮內微良脊諸人事亦危矣文公從者首在此處得力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林]姜氏育蠶之妾適采桑其上○彭云謀桑下密矣上便有蠶妾進後人多少戒慎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杜]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奇人辣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如此奇女子千載下如聞其聲令人感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彭云二字極壯快却極淒婉

懷與安實敗名六字可作座右箴○宴安酖毒管仲以戒桓公而齊伯懷安敗名姜氏以戒文公而晉興從來成大事人未有不憂勤惕勵者故曰生於憂患而歿於安樂○彭云千古英雄當共項戴公

恩不當如是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杜]合幹也欲觀其裸浴薄[杜]迫也國語云簾也而觀之僖負羈[林]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杜]若遂以為傅相夫子[林]謂重耳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杜]自別異於曹○異人高識此為陶侃王珪諸母山濤桓元諸妻之祖○不贊晉公子而贊從者妙於觀人王珪母謂諸君皆將相見貴可知陳搏至南衛相眞宗及門而反皆此意乃饋盤飧寘璧焉[杜]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負羈不言於君以補過亦是不忠諫而不聽則如是可矣公子受飧反璧[林]受飧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或云今人辭餽稱璧上本此以為完

璧歸趙者誤也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林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孫必不蕃盛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林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相材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杜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〇穆文熙云。文公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危哉。〇沛公頑鈍。昭烈梟雄。不啻。觀沛公面數項羽。昭烈面叱許氾。英雄之氣。有按納不住處。因知徒以陳餘欲起定張陳優劣成敗之論也。〇彭云。忽說到此。英挺之氣不可遏抑。是正攝服楚子處。又云。公子有此器識。此從者所以不去也。然却勉強摹做不得。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丘維屏曰以懷嬴與前三女子拚肤觀嬴之待子圉未嘗不在季隗姜氏之間而以架於二君爲譏亦可

乎矣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彭云鉻達語省卻多少筆力〇孫應鰲曰楚子此言既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

乃送諸秦

知其興矣不容於楚而送諸秦蓋子王欲殺公子恐有不及防之禍也代宗令李泌出江西以辟元載亦同此意特一以忠國一以敗國其情不同故主之昏明亦別耳〇楚子險謫至此獨長者東坡之論最確豈天欲與晉而暴者仁耶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杜】懷嬴子圉妻〇懷嬴之納是何人理雜他女以進秦伯固亦知其不可而不敢顯行之耳

奉匜以支反沃盥既而揮(公子)之

應是公子不知以水揮而戲之故懷嬴乘機自言耳舊註非〇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自爲得無跡〇彭云驕亢有女公子氣的是秦種然前於子圉頗順令卻怒正是懷嬴作畧若子圉者所謂駑病之馬不堪鞭策者也

公子懼降(公子)服而囚【杜】去上服自拘因以謝

他日公享之

惜矣

又云從文公者左傳先括五人而介之推另有文字叙序語止及三人序事中惟見子犯趙衰此文字參差中等分處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興國之臣未有不讓能者公子。賦河水。杜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杜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直下承當使秦伯不得中悔〇此一拜與韓反首拔舍一拜機用同衰不獨文也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拜得議論大〇彭云竟如此結大奇又云雍容伉壯是何氣度較對楚子又長一格楚子剛譎空服之以英挺穆公高朗空服之以正大〇禧按曹操以英雄推昭烈昭烈失箸之對御剛譎人又是一法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說文云羈馬絡頭也絏係也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此舉開范蠡張良之祖○范文公非為衆之忍于犯無會稽之滑此辭大無來歷而又告君以請亡空人以為要君也○滑鍾怪云范蠡會稽之言較于犯此語心危而辭迫若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狄禽獸之氣逼人矣公子之言猶有情理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彭云以文公于子犯君臣尚如此居成功難矣哉然于犯必有看破公于處濟河。圍令狐。令猗氏縣入桑泉。今臨晉縣取臼衰。崔杜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杜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令猗氏縣林晉師從秦命納文公故退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懷無大罪不必殺聽其奔可也

[杜]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杜]懷公奔高梁○公子入晉易於反掌惠公忌克百姓不懷而猶久存者以能用呂郤之謀也懷公之世呂郤未聞出一策忌克益甚而賢人不信故高梁之殺直衈難耳

彭士望曰傳寫重耳亡適諸國磊落激昂橫見側出如大易次蹇各成偉象欲無興得乎此空與吳越語常置心目足令憂患人堅煉體魄擔荷大事○又曰左傳此篇畧具五伯聚會脈絡俱傾倒晉公子處○禧按惟四伯之國皆知禮公子若曹衛鄭則不然可見能强大之國必有本領過人處然以宋襄之愚暴

而能知重耳以衛文之賢明而不加禮何哉圖伯之君其知慮經營多在遠大處故於過客亡人每每留心不肯忽畧自守之君知慮經營只在四境之內苟知節儉立國而已足矣此衛文布衣帛冠無遠大之規而宋襄愚暴有度外之舉也

寺人披豎頭須

呂郤畏偪。[杜]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

晉侯豈可弒耶此便大錯呂郤所以出狐趙下也然魏徵王珪亦為建成設謀害秦王而特各為其主而太宗卒任以心膂若文公入國召呂郤而慰任之庸知不與狐趙同建功名耶○禮云呂郤謀害文公卒以身死若徵珪誅害太宗只斷送一建成而已已則偃然相之是呂郤之罪人也管仲雖糾死事桓初非仲教糾害桓以致糾死後世言管魏徵有媿矣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杜]責之而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杜]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杜]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杜]次宿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杜]披所斬文公衣袂女、

其行乎、在他君殺之不待時矣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林】其無如蒲如狄欲為君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〇引証切妙正是文公意中事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杜】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〇綱總

其大紀理其細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須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

是作用此逃字與茅鴻夸叛字同○此文法當是文公出時而盜其在國之藏，韓傳之言或傳訛也○丘維屏曰：頭須自稱居者，則非從亡者矣。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林〕洗頭曰沐，沐則頭低而心反覆，心主謀畫，故云然。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不說盡用求納事，亦奇。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

一語道理甚大，把持甚狠。寺人披亦云：行者甚衆。古令人君脩小怨，未有不怒大衆者。沛公封雍齒，郭令公抱泣李光弼，雖有誠偽不同，皆是見得此意親切。

僕人以告，

公遽見之。

魏禧曰以呂郤之才而狐趙諸人不薦以共事以介推之功而無有代之白者吾於此知文公諸臣不過功名之士非有器識度越以人才國體爲心者也○夙已當權位而有宿憾之人懷危疑之心便須急急安頓如郭子儀一入軍中便召光弼痛哭不然懷反側者不爲光弼之欲逃則爲呂郤之行逆而已

趙姬以叔隗爲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杜]伯儵叔劉[林]請其進退之命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林]文公以女妻趙衰[杜]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杜]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子餘[杜]趙衰字辭勢利得無理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二語足令千古勢利人媿死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千古大賢難堯舜何以過此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尤難○[林]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此三字畢竟介推難處 及祿亦弗及。觀介推不賞而無言者則姜氏不迎恐有是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然則二帝三王賞功之典皆貪天矣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情也多此一言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林尤甚也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且出怨言。不食

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林是偽隱而有求顯達之心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林以供祭祀○緜上今潞安府沁州沁源縣北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祖謙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駢首爭功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是宜百世之後聞風而咨嗟也然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彭士望曰平心觀晉文反國天乎人乎狐趙諸子豈貪天功為已力乎人君新立盛稱符瑞頗欲寵壓功臣介推忿懟拈一天字暗透晉文左腹抹煞狐趙苦辛開後世葅醢烹藏之釁此忮刻之尤者也○禧按介推出怨言三字已和盤托出

彭家屛曰介推之不言祿尚矣而有怨言則已過也夫約賞功之際上下相蒙介推有感於內遂為是憤懣之詞而不覺其言之失也然有功不居與母偕隱至不可物色高致遠情超然世表可以為後之濫功

爭賞者愧矣觀韓詩外傳割股之說琴操禁火之事皆後人爲之傅會以奇其跡此可以知人心之所同推未易貶也

一意作四段詠歎

鄭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 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翠鳥也鄭伯聞而惡之。杜 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杜 夏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魏禧曰。鄭伯殺子臧以義。而使盜誘出衛宣曖昧之計何也。後世人君誅其臣亦多用此者。晉厲使麑鉏賊宣子。明知其忠。故不敢顯行誅。若唐德宗殺李輔

國罪惡貫盈何不可明正典刑而亦出於盜賊之計真所不解

孔之逵曰子臧以子華故懼誅出奔鄭伯不知其所在及聞宋有聚鷸冠之人而臧之跡顯矣於是遣盜誘殺之夫臧既逃罪即當深自斂藏不示人以異使人得識而乃好聚鷸冠是亦五月羊裘敎人以蹤跡之也左氏只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反覆詠歎其意自見○禧按此論最妙鄭伯既因鷸冠開其所在又見其矜肆不自韜避愈加惡怒是以必殺之而後已

如隋煬帝見張衡之肥而殺之謂其不思過是也而使盜誘之則子臧所交游所行事亦可想見其不端矣○子臧之服不稱正謂鷸冠炫異於逃匿之時不相稱耳故傳借詩言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不成故曰稱子臧鷸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頗有微旨余往最惡其泛舛不切今因逵言乃有悟也○嘗見近世遺聞人於敵作奸細者每以異言異服動止非常被獲而索奸細者亦專索之言服可疑之人真可笑也余日錄有云

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爲孫嵩所識李密教授諸生時哀吟泣下幾爲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死之道只要平常二字又讀史雜詠申屠子龍云禍來無所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噫知此者思過半矣

禮至仕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杜]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杜]掖國子以赴外師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魏禧曰、玩杜註不知恥詐語、則事人以求報仇者非君子之所取也。蓋既爲之臣、而又圖之、則君臣之防決而使人主不復信其外臣矣、此豫讓所以不肯僞

事襄子與然如夏靡等類則又當別論

# 晉侯納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得局面。然先說求諸侯三字。後方說且大義三字。晉君臣本末盡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林〕此犬卜名偃。非狐偃也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對曰。周禮未改。〔林〕禮天子之禮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杜〕乾下離上。大有之睽䷥。〔杜〕兌下離上。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杜〕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享戰克而

王饗（【林】卜遇阪泉筮得大有）吉孰大焉且是卦也（【林】方總言一卦之義不繫於二爻）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林】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晉侯辭秦師而下（【林】辭秦師使還獨以晉師順流納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今濟源縣西南）右師圍溫（【杜】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溫亦曰蘇今懷慶府溫縣是）殺之于隰城（周邑殺之易也如此）

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輕舉妄動）弗許（【杜】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

與孔子惜繁纓同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一語凜然不必多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才官反今脩武縣西北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今脩武縣○林晉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杜陽樊人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彭云因倉葛之呼晉君臣又進一格又云如此看得失眼孔最大究之無者不得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杜伯貫周守原大夫○冀晉邑今河

津縣冀鄉有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杜】寺人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林】飧餔也水澆飯也【杜】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彭云此麥飯豆粥之祖故使處原。【杜】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衰自有可用處以壺飧用衰亦一端耳有如此忠信却不可守原不如此忠信却可守原者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真德秀曰裒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寺人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盖中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禧按秦風譏寺人之令趙良數鞅因景監以見後世君子恆不肯借徑宦官雖其賢者界限必嚴也

魏禧曰幽王之滅秦襄公晉文矦戮力王室以致強大今狐偃勸晉文繼文之業而秦穆不能繼襄之功聽晉矦之辭何耶穆公盖亦無遠畧矣所以僅能霸西戎也然晉文身自勤王而辭秦伯專功忌前不知

當日措辭何謂○倉葛呼而陽樊不殘舍人兒見而外黃免炎晉文圖伯首以勤王唱義故倉葛以義折之項王志在立威以下諸城故小兒以利動之皆各極時勢而機用正同○文公聲望赫然又有定王之功而樊原俱不肯服必待於圍何也此知周先王之德在人浹而晉文假力無以服人如此

彭家屛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垂爲世憲天子不得與諸侯不得受者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

東還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使逐犬戎即有岐豐八百里之地此西周之所以亡也子頽之亂惠王出奔鄭虢合兵納王殺王子頽王以虎牢以東與鄭以酒泉與虢子帶之亂晉文以兵定襄王而殺子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有限之地何堪屢以與人此入春秋以來東周之所以日削而不競也夫衆建諸侯所以藩衛周室王室有故諸侯勤王亦職分當然未可言德而以地錫之廢先王之經棄世守之土與者過矣受者得無罪乎以義始以利終

此春秋之所以大亂也

## 秦晉伐鄀

秦晉伐鄀。（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丹水城是。又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南境亦有鄀城。記曰自商密遷於此。商密即丹水也。）楚鬬克（杜申公子儀）屈禦寇（杜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商密鄀別邑。二子屯兵于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杜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陽府內鄉縣○秦人過析何以二公子不知所謂潛軍也故既降商密而復之析以得以獲二公子前後皆潛師不令知耳）限。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杜限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爲克析得其因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所因俘非析人也）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之○何易）囚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林商密既降析戌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今開封府項城縣境有南頓城楚追秦師不及師無虛出故為頓圍陳時陳人逐頓子故楚納之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終